



话剧《郭达克》让建筑者也可阅读

是上海成就了『沪漂』郭达克

◆ 朱光

在武康大楼前流连忘返摆拍自拍的人们啊,是否知道其设计者郭达克一生的迷思——我是哪一国的人?建筑可阅读,建筑者也可阅读——日前在上戏首演的话剧《郭达克》,不仅让我们深思建筑背后的人在想什么,更提醒了我们人与城、人与国的关系。怎样的城市与国家,可以与人相互成就?

上海文化有三个“色调”——红色文化、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城市表情,相当程度上与郭达克的建筑作品密不可分。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慕尔堂(沐恩堂)、宏恩医院(华东医院)、绿房子、爱神花园(市作协)、孙科别墅、长江剧场……如今众多的网红打卡地,都出自郭达克之手。他于1918年10月26日拖着一条伤腿从西伯利亚逃亡到中国边境,辗转从大连坐船到上海;40年后的同一天,他在美国因病去世——此前,他正打算设计一幢林间小屋,以“追寻”自己回不去的匈牙利森林的气息——可以想象一下电影《茜茜公主》里的画面,茜茜公主的丈夫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侄孙正是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卡尔一世。他于1918年在维也纳美泉宫签字放弃皇位流亡海外。这一年,也正是郭达克抵达上海的一年。

郭达克抵达上海之初,和现在的“沪漂”没什么两样。郭晨子编剧、周可导演的话剧《郭达克》,以美国移民局从1948年至1951年整整三年盘问郭达克的“国籍”“身份”为主线结构该剧。扮演郭达克的李传缨始终坐在舞台一侧,被追光“追问”:“我是哪一国的人?1918年,我的祖国,没了。”此前,出生在奥匈帝国拜斯泰采巴尼亚,流淌着波西米亚血统的匈牙利人,郭达克是作为适龄男性应征入伍参加一战的。这位本想成为牧师,结果被建筑师父亲培养成绘图员的士兵,因为不仅擅长绘图且熟悉地形,能把部队带出敌人包围圈,而被晋升为炮兵上尉。可是,不久后,他就被哥萨克骑兵伏击,成为俄罗斯的战俘被押送至西伯利亚。此时,哪怕有绘图才能想找份工作,也必须先有护照——他到酒吧向一位酩酊大醉的俄罗斯士兵买了俄罗斯护照,再发挥绘图员的天赋,再发挥绘图员的天赋,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改换上去。这就是他后来在上海跑到黄浦路上的俄领馆“报到”的根本原因:“我的祖国,没了。”

郭达克在中俄边境听说当时不会盘查护照的最近的地方是“上海”,这才登船南下。他抵达上海的首要任务,是生存。他去了当时第一个在上海开设建筑事务所的美国克利洋行求职,开始了在上海设计、建造124幢建筑的职业生涯——其中

有半数,如今依然留存。他的智慧早在从俄罗斯跳火车的瞬间就显现——那一车有一两千名战俘,唯有跳车逃走的郭达克一人存活。他还会说9国语言,包括在监狱里学的俄语、波兰语;在上海学的英语、法语,自然还包括匈牙利语、德语等——按美国移民局的揣测:“这种技能一般间谍才会有。”

直到1947年,他觉得世界又会动荡,想坐船回家乡。但是他的出生地又因为二战时位于轴心国内,再次分崩离析。于是,他和众多欧洲人一样转而奔向“新大陆”美国。谁料,当时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那么,会9种语言,祖籍匈牙利、拿着俄罗斯护照,在中国上海生活了29年的郭达克,看起来真是“可疑”。就此,他在美国移民局被搁置了三年,问话了三年,直到1951年才被放行——因为他曾经在沪短暂担任过“匈牙利荣誉大使”,为匈牙利犹太人签发了百余份护照,助他们逃往美国……待他抵达美国之后,几乎不再设计建筑,只是投身古罗马遗址考古。因而,若要回答“郭达克对世界建筑有何贡献?”建筑圈公认的答案是:“郭达克对上海建筑最有贡献。”

郭达克的一生为何只有在上海最辉煌?他的生命有很多个拐点——一位颠沛流离、两次世界大战都身处战败国的尉官,死于沙场是常态;一位上半辈子只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国建筑师想移民到资本主义国家恰逢其在肆意迫害共产党人,因而被怀疑是间谍,似乎也“合理”;一位塑造了上海城市海派文化表情的会拉小提琴的外国建筑师,在国外建筑界从未大红大紫过……可以说,郭达克把他的青春和事业,都留在了上海,这个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他甚至在这里依旧能与当时的世界建筑风潮保持一致——大光明电影院之前的建筑多为装饰主义(Art Deco)风格,而大光明电影院乃至国际饭店都属于现代主义……

国际饭店建造之际,有一位10岁苏州小男生每天路过此地,都很好奇它怎么能这么高,自此决定要去海外学建筑……他的名字是——贝聿铭。

以上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话剧《郭达克》里呈现的。对于塑造了上海的人和事,无论以怎样的文化艺术形式表达都不嫌多,只有这样才能打败时间对空间的消蚀,让我们深刻领悟人与城乃至国的深切情谊。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语言构建的乌托邦与避难所

——正在热映的电影《波斯语课》观后

◆ 考拉

语言,代表了人类情感的交流、文化的沟通理解;语言让人拥有温柔与脆弱的人性。正在上映的《波斯语课》以语言构建了乌托邦——既是德国军官科赫在未曾泯灭殆尽的人性下,对诗和远方的向往;也是犹太人吉斯面对苦难现实,不得不“见招拆招”的避难所。

《波斯语课》改编自德国编剧沃夫冈·柯尔海斯根据真实事件写成的短篇小说。影片讲述二战期间,犹太人吉斯在被送往德国的一个集中营途中,生死关头谎称自己是波斯人,暂时躲过了被枪决。之后他被带到想学波斯语的德国军官科赫那里,教后者波斯语,对波斯语一窍不通的吉斯只能凭空捏造出一门语言。影片在吉斯每日编造不存在的波斯语与德国军官科赫醉心于虚妄的语言文字中推进。极强的戏剧性情节令人对主人公的命运揪心不已。

以人性角度反思二战不乏优秀影片,而以语言文字为切入点的作品,《波斯语课》之外,还有《朗读者》。后者中的集中营女看守汉娜目不识丁,但渴望文化知识。战后审判上,她宁可认下不实罪名,也不愿意暴露自己不识字的真

相,因为那对她来说是更大的耻辱。而在这部《波斯语课》中,波斯语这门神秘、历史悠久的语言,寄托了德国军官科赫的乌托邦理想——与兄弟重逢在遥远的国度,那里没有战争,但有一间德国小餐馆,有爱有食物,可以幸福度日。

用语言作为一种象征勾画战争环境下人的精神乌托邦,是这部影片的着眼点。基于这样的角度,我们就能理解,吉斯逃过枪决被带到科赫办公室,科赫要考察他,让他说两句波斯语听听。吉斯思忖片刻后说:“人们看见夕阳渐渐西下。当天色突然变暗的时候,还是会害怕。”这时,我们看到科赫有一个深长的微笑镜头,这在第一次见到吉斯,还不确定他的真假时,是不符合常理的,这也说明,其实科赫在第一时间就相信了眼前这个人,因为他早就准备好要接受、相信,因为这语言是他深陷战争罪恶中的救赎,是一线生的希望。同样,刚刚死里逃生的吉斯,按道理也不可能说出如此诗意的句子,这些都是导演人文角度的诉求。之后的片段里,科赫问吉斯“我爱你”用波斯语怎么说,以及用他学到的不存在的波斯语作优美的诗。波斯语是科赫隔绝残酷现实的保护层,他睡觉的时候在床上背诵;白天对着窗外操场上被奴役的犹太人练习——他对暴行视而不见,他只只想躲在这文字搭建的脆弱的堡垒中。这让他感觉到有可能被吉斯欺骗了之后,瞬间暴怒,在同僚面前失态地痛打吉斯;也让他以为错怪了吉斯之后,不避嫌地挽救对方的生命,并在之后对吉斯(他代表的波斯语)发展为依赖甚至是臣服的感情,这时候我们看到画面上是吉斯坐着,科赫站着,一改影片开始科赫居高临下的姿态。吉斯说,“你已经学习了1500个单词,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这时的科赫是局促的,吉斯变成了主导者,问科赫叫什么名字、母亲的名字是什么,慢慢地,科赫对吉斯诉说了自己的家世,残疾的父亲、贫困的生活,因为加入了纳粹,兄弟再也不理他,逃亡德黑兰……

乌托邦注定是要幻灭的,更不用说建筑它的语言瓦块是用被杀害的一个个犹太人的名字的词根组成。当吉斯在盟军营地,慢慢背诵出2840个消失的鲜活生命名字时,震撼了所有在场的人,也让压抑了两个小时的观影情绪一下有了宣泄的出口。当然,科赫也注定不可能抵达他的乌托邦国度,在海关因奇怪的语言被认定是德国逃犯被擒。幻想破灭的瞬间,科赫彻底崩溃。



《近乎正常》的愿望能实现吗

◆ 邵宁

“当曾经缤纷的世界,褪色变成黑和白。”“就像趴在悬崖边缘,不知何时会放手。”“挖走了伤疤,却留下一个洞。”舞台上双向情感障碍者的歌声,如此扎心,又如此真实,直抵人的内心深处。

音乐剧《近乎正常》2009年首演于百老汇,这是一部以双向情感障碍(躁郁症)患者为表现对象的摇滚音乐剧,曾斩获最佳原创音乐、最佳编曲等3项托尼奖,还获得了普利策奖。其中文版最近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上演。

全剧总共才6个人,一个四口之家,加上精神科医生、女儿男友。在这个中产家庭里,备受严重躁郁症困扰的妻子戴安娜,努力与病魔搏斗,试图减轻疾病对家庭的影响;丈夫丹深爱着妻子,百般包容她,自己同样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女儿娜塔莉和男生相爱,但青春期的女孩也承受着各种压力,甚至偷偷嗑药……

这部戏最特别也是最成功的地方,是塑造了一个不存在的人物——儿子。

戏一开场,就是戴安娜深夜等儿子加布回家,和他交谈;清晨,她为加布、娜塔莉准备早餐,送他们上学;当她因病情而痛苦时,加布也

一直陪伴在她身旁。然而,她儿子其实早在16年前就死了。这个荒诞不经的情节,是编剧的点睛之笔。加布其实是精神病人异常心理的外化。他总怂恿戴安娜把药物冲进下水道、甚至离开这个世界:“有一个地方,那里不会有悲伤,每天都洒满了阳光,那里有你我的自由……”他的形象越美好,带来的伤害越严重,越可怕。

加布,其实也是戴安娜内心恐惧的外化。经过电击治疗的戴安娜,似乎摆脱了梦魇,一家人有了回到正常生活的希望。但突然,加布又出现了。最后,戴安娜为了自我救赎而离开了这个家。晚上,丹独自一人坐在客厅里,加布出现了,父子俩对视、交谈。观众才知道,其实丹的精神状况也早就有了问题。

似乎是一种隐喻,剧中一家人虽然姓Goodman(好人),实际上却都不太好。开场歌曲《不过又是一天》,也是他们的希望:平安度过一天就好。这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愿望呢?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加布。他会彻底消失吗?“不要完全正常,只要近乎正常”的愿望能实现吗?这个留给剧中人的疑问,也是留给我们每个人的。